

诗 歌

## 奉 献

曹华敏

一双沾满泥浆的工鞋  
一身油迹斑斑的工装  
一张黝黑的面庞  
还有坚定明亮的目光  
这就是你  
一个石油人的形象

沉寂的夜晚  
你用绚丽的灯光点亮  
无际的沙漠戈壁  
因你而不再荒凉  
你甘愿与风雨相伴  
放弃了霓虹霓装  
你甘愿与寂寞相拥  
放弃了几女情长  
你迈着坚强的步伐  
奋战在大漠深处  
最可爱、可敬的兄弟啊  
你把最美好的年华  
你把最宝贵的青春  
献给了你挚爱的石油事业

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  
坚守岗位奉献着热和光  
你用那滚烫的满腔热血  
激励着我们勇敢迈向前方

## 春天， 一只鸟儿飞过荒原

蒹 葭

春天,我想起那只鸟儿  
它从二月的枝头飞来  
那时黄河口乍暖还寒  
柳色遥看近却无

荒野寂静  
那冷峻的铁塔  
仿佛古老的树  
在荒野上默默伫立  
一股神秘的力量  
从大地深处慢慢升腾

我不知那只鸟儿从何而来  
是斜峭的枝头  
是荒草的芦苇  
还是铁塔上藏着它的家

每一口井从勘探到开采,都是和历史的一次对话,都是石油工人报效祖国的一段颂唱

# 来自亿万年前的问候

祝 贺

前些日子,华东石油工程固井项目部接到任务,需从内蒙古赶赴山西进行煤层气固井施工。作为固井技术员,我便乘着工程车,赶往目的地。坐在车上看风景变换,从内蒙古杭锦旗到山西吉县,从鄂尔多斯草原到壶口瀑布,从无垠的荒原到隧道重山,从鲜羊肉到甜苹果……

作为一个长江下游平原长大的孩子,在真正抵达崇山峻岭中间,被厚土拥抱时,才切实感受到山的伟大。此时,山路的陡险、旅途的颠簸,都算不上什么了。层层叠叠、高低起伏的山坡连接在一起,如波涛一般,铺展到天际,一直到你所不能及之处,留下的只有土地的黄。那一道道被称作“山沟沟”的沟壑,只有站在崖边向下看时,才明白它的陡峭与宽广。这些景状,对于山里长大的人或许再熟悉不过,而对于一个在平原上对混凝土颜色麻木的人来说,无疑是特别的。

施工井场的不远处,一面山的断层引起了我的注意,它有着一层界限分明的石英砂岩层。我从上面抠出一块小石头,默默凝视着。这样的石头看起来很是普通,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;但对于一个石油人来说,这块小石头却蕴含着太多内涵。我可以说出这块石头的名字,可以辨出这块石头的年纪,可以想出这块石头出生时的模样,但读不出它的故事,读不出它所经历的两亿年时光。这是一块属于三叠系的石头,在这座山上应该已经守候了很久,它经历过短暂而炙热的岩浆熔融,也经历过漫长而清凉的流水洗刷。和山上所有的石头一样,不言,不语,却默默地记录下这颗星球的成长和时代变迁。

记得在新疆工作时,和一位钻井队技术人员聊得挺投机。一天,他给我看了一眼他一直珍藏的“宝贝”——一枚兽骨化石,一个只有小拇指大小的条状石头。他告诉我,这是在一口井快钻达目的层时,井口的捞砂工偶然发现的。这小小的石头幸运地避开了钻头无情的碾轧,随着泥浆来到地面上,这才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小心地跟他确认是钻遇哪个地层时发现的,他哈哈一笑:“当然是一间房组了(钻探术语产油层的名称)。”虽然,答案如我所想,但我还是被这块来自奥陶纪的石头震撼了,触摸着这冰凉的石头,像是收到了一份来自4亿年前的问候。

之后,我也曾好奇地搜索这石头到底是什么兽骨化石,最后甚至连这块石头到底是不是一块兽骨化石,都不敢肯定了。不管答案如



山西延川南煤层气田施工人员清扫积雪保障生产。

沈志军 摄

何,有一个想法已在我的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,每一口井从勘探到开采,都是和历史的一次对话,都是石油工人报效祖国的一段颂唱。

诚然,我没有机会像考古学者一样,拿着放大镜端详一个个石头,去揣摩它的年代与故事。但对于一口几千米的深井来说,那不断的钻进过程,就是在不断地触摸更久远的历史。我们已经习惯了按照地质学的“系、统、组”来给地层分类,而渐渐忽略了地层年代的本身。确实,“亿”这个单位太大了,而在用它描述时

间时就显得更加厚重。或许,正是这份历史的厚重感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石油人;也正是勘探开发的过程,磨炼了石油人的意志品格。太多太多石油人远离故乡,远离亲人,走进荒野,走近寂寞,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。我们每一名石油人,都像一块小小的石头,有石头般坚毅的品格,有大地般宽广的襟怀,像那深埋地下一千万年的石头一般,厚实而悠久。

在岁月长河里,石油工人恪尽职守、奋勇

争先,刷新了一项项纪录,创造了一次次辉煌,为祖国的发展输送着“工业的血液”。

手里拿着这块石头,突然有一种在西安碑林里触摸碑文的感觉。只不过,读石碑是读碑上文字的故事,读的是人赋予石头的价值;而读石头,读的是石头本身,读的是石头赋予人的精神。

于是,我把那枚石英砂岩块又嵌回了石缝中。它属于这片最美的大地,属于这个最好的时代!

散 文

## 一棵幸福树

冯小莉

一个多月前,从别人屋里搬到自己办公室里一棵盆栽,同事说这叫幸福树。看着它发黄的枝干和树叶,我不禁有些担心。办公室的同事都安慰我说,这树一定能活,因为它叫幸福树,是能带给人幸福的,我半信半疑。

把树干上枯黄的枝叶掰下来,然后拿来水壶洒水一遍,这棵树似乎很通人性,当它发现换了一个环境,就开始静静地,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身躯,努力向上挣扎,没有了那些枯黄的干枝压坠,看起来也轻松了许多。

我没养过花,对眼前的这棵幸福树也不懂。这棵树生长得有点斜,我把它放在办公室一侧,买好有机肥料,每天都用喷壶洒两遍水。这棵树就静静地立在那里。

有一天,当我浇水时,发现在它顶角的一处,悄悄地冒出了个绿油油的小芽。在我的努力下,树开始有了生机,欣喜之余,我心里满满的成就感。一个多月来,我每天关注着这棵树,能做的不过是每天喷点水,偶尔施点肥。这棵树独自在办公室里慢慢地生长着。它静静地生长,我也安静地伏案工作。我的办公室在北面,没有阳光的照射,有时候我在想它会不会感觉不到阳光的温暖?可它没有语言,只是静静地在我眼前不断地冒出新芽,努力生长着。

自从这棵树来到办公室后,我和同事们工作累了都会看看它,暂时的休息和眼前的绿色,让我们瞬间放松。植物都有顽强的生命力,人也如此,遇到困难要勇于面对,一时的失意也不要气馁,只要有勇气就会有希望和未来。

## 塔里木乡

►大巴扎上生意红火的烤肉摊位。王 鹏 摄

曹 俊

新疆库车的塔里木乡,会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,那个满大街飘满了“红工装”的集市。

2018年初夏,我从河南油田到西北油田采油三厂做代运行。戈壁深处的采油三厂,孤零零掩映在一片胡杨红柳中,前边是办公区和宿舍区,后边是三号联合站。整天见到的除了同厂工友,就是承包队伍的作业人员,整个厂区,只有一个小卖部,货架上摆着常见的日杂百货。在三厂干了快半年,人活成了表上的时针,每天按点吃饭、上班、睡觉。一天一个圈。

快到冬天的时候,组长对我说,最近要做冬季管线防护,我们要跑几个计转站,如果中午赶不上午饭,就在塔里木乡吃。

我一连说了几个“好”。早就听说过这个塔里木乡,那是戈壁上最繁华热闹的地方,大家叫它“石油城”。一个周日的上午,组长坐在厂门口的皮卡上叫我,说是去8-1计转站。8-1计转站离三厂20多公里,进站后,跟着组长这里看那里敲,忙了一上午,错过了午饭开饭时间。

我们上车,直奔塔里木乡。

司机转过一个丁字路口,把车停在了一



个小超市门前,塔里木乡到了。

这里只有一条街道,是两条相距500米的乡道连接而成的。大街上冷清且寂寥,组长看我失望,说方圆百里,也就是这里人多热闹。仔细一看,街上的宾馆、超市、饭店、粮油店、理发店倒是一应俱全,最著名的两个是川渝饭庄和金胡杨饭店,招牌都很醒目。

“石油城”,说城是有点勉强,破旧低矮的旧房屋旁新建了一些商铺店面,招牌林立、彩旗飘舞。

沿街有七八个羊肉摊位,倒挂着一条条宰后的整羊,用塑料薄膜包裹,五六个紫铜做的烤肉炉架炭火很旺,羊肉串的孜然香味,弥漫了整个街道。烤串的维吾尔族大叔,见到穿红工装的人从炉前经过,总是热情地招呼:“朋友,羊娃子,全是羊娃子。”

组长好像和谁都很熟,到一个烤炉前交代了一声:“两公斤,瘦的,送‘金胡杨’去。”大叔点点头。

在饭店等菜的时候,我出门到街上走了走。午饭时间,街上到处是身穿红工装的石油人,他们应该都是在附近作业的。在大巴扎(维吾尔语意为集市、农贸市场)门口,一位60多岁的维吾尔族大婶在卖自己做的酸奶。

5块钱一盒,我买了5盒。我递过去50元,她找回30元。我说错了。

她说没错。我让她一盒一盒地加。加到最后,她不好意思地笑了:“哎呀,少算了5块。”

走的时候,她问了一句:“你是三队的吧?”我好奇地问她是怎么猜到的。

她说三队的人都是帮助过他们的乡亲,像自家亲人一样。

采油三厂原来叫西北油田采油二厂第三采油队。在她的表情里,我能读到她由衷的认可。

从三队到三厂,石油人在这里已经住了13个年头。油田紧连棉田,秋收时节,三厂党团活动最多的就是帮助村民摘棉花。大旱之年,三厂提供水泵;冬季修路,三厂开来了挖掘机。每年的助学、扶贫、帮助村民看病,三厂人从未缺席。

从此,我和大婶就熟悉了,每次去塔里木乡都要去她的摊上买酸奶,而她总是把我的盒子装得满满的。

几年过去了,我慢慢认识了更多的人,邮政所的买合提、手机店主托依汗、烤羊肉的大叔库尔班,还有街角开超市的老段、“金胡杨”老板娘小霞……他们真的就像老家的乡亲,熟络又亲切。

和三厂的人一样,塔里木乡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。

## 春至芥菜香

朱建霞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”,告别了冬天,在南方的微风细雨中,万物生长之时,春天也如约而至。乘着这股春风,种在加油站楼顶平台上的芥菜也开始蓬勃生长起来,一片片叶子鲜翠欲滴,散发着特有的清新气味。虽是一隅田地,却给繁忙的油站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。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,站里的人总会顺应时节地种上应季的瓜果蔬菜,而这个时候,正是芥菜成熟的月份。

春季气候多变化,时而阳光时而雨,为了能更好地保护芥菜,站里但凡谁有时间都会主动去去除草、浇浇水。芥菜是一种很好种植的蔬菜,只要扎进土壤里便拼命生根发芽,然后吮吸春天的雨露,茁壮成长,简单而实在。其实在浙江温州,二月份吃芥菜饭的传统习俗流传已久,现在很多南方城市都沿用了这个饮食文化。芥菜本身味道微苦,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温州气候湿热,春季易发疥疮疹疹,所以吃芥菜饭有预防的作用。人们为了口感美味,在芥菜饭里会放入香菇、虾干、肉末来调味,一碗香喷喷的芥菜饭会让人口齿留香,意犹未尽。自从站里种上了芥菜,每年到了二月初二的时候,大伙儿便把这鲜嫩多汁的芥菜采摘下来。然后大家分工合作,清洗、分切、煮饭、炒配料,最后连番爆炒让食物相互融合,喷香四溢的芥菜饭就这样完美登场。软糯的米饭加上脆口的芥菜,入口皆是美味。大伙儿你一口我一勺地品尝着自给自足带来的满足感,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悅。

分享喜悦才是最高兴的事儿,站内的司机之家在这天都会放上一份份香气扑鼻的芥菜饭。司机师傅们卸下一路的风尘,尝尝这碗饱含了油站人关怀和热情的芥菜饭,一天的疲惫辛苦就被驱散了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季节,是一年努力的开始。手里捧上这样一碗丰富的芥菜饭,尝到的不仅是春天的味道,也是希望的味道。